

青春派校园纯情小说

不是初恋的初恋故事

初吻不是恋

李昀 著



初吻不是恋

李昀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湖北省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25印张 3插页 161千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3 000册

ISBN 7-5059-1566-5/I·1062

定价：4.30元

新 葩 初 绽

(代序)

李景峰

多年来,我已不大读小说了,更难得读小说原稿,但是当《初吻不是恋》的作者把他的原稿送到我面前时,宛如在我静如死水的心池里投下了一粒石子。我惊诧作者这么年轻,就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我破例地翻开书稿读着,被作品温婉、明丽的文笔吸引了。

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写了几个十八岁青年男女的感情世界,尤以男主人公钟杨描绘得色彩斑斓、委婉动人。他那淡淡的忧思、深沉的梦境,带有神秘难解的意味,小说正是以他的心理活动和独特的视角,编织成了一幅校园风情画。

校园生活,本是文学百花园里丰富多彩的一隅,而美术学校的生活更是其中鲜艳多姿的一朵奇葩。作者着墨这一独特的环境,让一个不会画画的普通中学生转到这里,使他一开始就对艺术殿堂望而生畏、无所适从,并由此而生出的落寞与孤独。沉重的心理,正是被艺术的高深

莫测压迫出的心理异常征兆。

故事从这里开始，也就有了“故事”。可谓颇为新鲜独到。

作者并没有去写寝室、课堂、饭厅三点一线的刻板生活；也没有写教师和学生间的教与学的概貌、纠葛；更没有去渲染校园里改革的色彩。作者浓墨重彩写了钟杨——一个被家庭和生活着意抛掷在艺术殿堂门槛前的“孤儿”，又情意绵绵地为他挖掘了一条情感的河流，任其在那里沉与浮。情感的河流和自然的河流一样，有风雨、有急流、有险滩，也有九曲回环……我们随着主人公现实与梦境的风帆，不仅窥探到了处在青春期青年男女特有的心理峭壁和飘忽不定的心态云霞，而且还看到岸边羊肠小道上的纤夫，原来就是他的父辈。他（们）垂首弓背，使劲拉紧纤绳，意欲将其子（女）带到一个他（们）规划好了的伊甸园。岂不知，鼓胀的风帆与拉紧的纤绳的合力未必一致。这就造成了这部小说主人公的经历的悲哀。

初吻，原本是纯情温馨的恋物，在不是初恋交感中的初吻，是酸涩而又令人怅惘莫名的。也许，这又是主人公的心灵悲哀。小说娓娓道来，既写了不是初恋的恋歌，迷人的梦境，也写了青年男女飘忽的心态和反思后的追求。如此种种，交织在如诗如画的校园风景里，读来颇为动情。

我认为，小说的主人公钟杨，作为一个听话的孩子，妈妈读者会视为好儿子；他对女主人公伊蕾的关心爱护，

少女读者会视为好兄长；他对同学的友爱，青年读者会视为好朋友。钟杨是值得人们去爱的。

这部作品是李昀的长篇处女作。他才十八岁，也许太年轻了，作品写得有些年少稚拙，甚至还有遗憾。这就是作者未能将时代的风貌作些适当的渲染，哪怕是作为氛围的点缀也好。也许这是作者有意将作品写成“纯情小说”所致。抑或正因为作者年轻，作品也才写得纯真可爱。正如贯穿作品首尾的梦。

好了，一部能引读者卒读的描写十八岁青年男女生活的十六万字长篇小说，加上只有十八岁的作者，就足以令人欣喜了，这也正是我愿意借出版之机说几句话的原因。文学之路对年轻的李昀还仅仅是刚开始，祝愿他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走得快捷一些，走得顺利一些。

1991年12月8日
于北京

上 篇

静谧的草坡上，伊蕾悠然自得地背靠着梧桐树，神情专注地在画板上勾勒着。她来这美校校园后面的山丘，画了无数遍，却总寻不到应有的感觉。伊蕾终于放下笔，把手上沾着少许的颜料随手擦在牛仔裤上，然后托着腮，迎着午后的秋阳做起了自己的蝴蝶梦。

据说这儿很久以前是座墓地，大家都有点忌讳。伊蕾才不怕咧，没人来倒图个清静自在，久而久之，这草坡竟成了她的领地，不管画与不画，心里闷，来这儿坐坐，就会舒服些了。这草坡极少有人来，更没有人来这儿写生。独个儿占有也是一种满足。

这时却意外地来了一个人，他叫钟杨，正漫无目的地走上山坡，远远地便看见画板前穿着米色夹克和牛仔裤的女孩，知道是美校的学生。他奇怪美校那么大还容不下她画画，要跑到这儿来装模作样。而他自己来美校已有些天了，画画根本行不通，所以他极其烦躁，甚至后悔自己来美校。

眼前是柔柔茸茸枯草遍布的山坡。山坡周遭一片静寂，连那随风轻闪的白色小野菊也那般默然。这里的秋景异样

的美丽，有着泥土的气息、生命的感觉，有着大自然的美。好久以来他都想寻找一块有诗意有音乐的风姿绰约的地方，好回避别人对他的画稿投来的轻笑与不屑。

钟杨躺在草坡上看着秋空，校园里传来的喧闹声显得远了，就象天上的浮云一般，不再干扰这属于他的地方。风轻轻的象羞怯的少女般飘柔，展示着它无形却撩人的舞姿，忽然飘来流水的声音，打断了风的韵律，扰乱了在草丛中躺着看天看云看草无端烦忧的十七岁的男孩。

伊蕾远远望着这个突然踏入自己领地的陌生男孩。她不知道他来自哪里，美校？从未见过。他的身上有种神秘的色彩，神秘自然吸引人。除了神秘，他的气质和外型竟与这草坡的风景溶为一体。伊蕾寻找这样的人已好久了，她连忙拿笔勾勒他的轮廓。

不一会钟杨一跃而起，沿着草丘和围墙往前走。流水声更近了，靠前一望，脚下是一条藏在深草中的潺潺的小溪。他更觉得这围墙外的情景的优美了。呆呆地看了好久，忽然觉得背后有一阵秋风揉着桂子的香气扑来，在这秋深了的日子里，拂在他那倦意满面的脸上。他仿佛醉了……

伊蕾见他站在草地上，低着头不知在看什么，那么专注，背影显得好孤独，好冷傲。真的，她从没发现还有谁，象他这样每一个姿式都那么有画意，有看头，洒脱极了。她不由得停下笔，双手插在牛仔裤袋里，走到他身后，也想看个究竟。果然，她吃了一惊：

“这儿有小溪，这么久了我还没发现。是你发现了它。”她边说边低着头看着这条溪流，“你是怎么找见的？”

“不知道。我只是出来随便走走，这儿我没来过。”钟杨回头看了眼突然来到身边的女孩。

“你是没来过。我几乎天天来，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伊蕾回答得很坦白，并且仔细看着他的脸，那里没有笑容，有的只是冷漠，莫非她打扰了他的沉思和安宁？

“我是新来的。”说着，钟杨扭过脸，望着围墙内的校园。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踏进艺术的门槛呢？他想，难道就象面前的这堵围墙把他与这美校分割开吗？

“原来如此。”伊蕾听他这么一说，又看了他几眼。他这样的模样在美校很少见过，既稳重又有教养，还有一种少有的不羁。

秋阳打斜了，草坡上升起了一股凉意，四周弥漫着旷野的气息。钟杨知道该回家了，于是双手插进裤兜，往回走，全然没有对这片令他生出遐想的草坡作出一丝留恋之意，也全然没有顾及身后和自己说话的女孩。

他路过梧桐树下的画板时，瞥了一眼，又停住了脚。没想到看来年龄比他小的女孩画得这般灵活自如，极有动感，她笔下的草地、远处的树林及至天际的云彩，甚至还没完成的人物，都点活了。

“真美。”他不禁轻声说。

“你喜欢？”她见他脸上的冷味稍有冰释，连忙问。

“对不起，我走了。”他这时才发现她的存在，脸红了。

“没什么。”她看着他踌躇的脚步，摇了摇头。他好象很内向，不太爱说话，一副迷茫的样子。新来的，的确有种新鲜的感觉。

说着，伊蕾也收起画具，跑下山去。一路上她还在想着刚才这个突然闯入草坡的陌生而神秘的男孩。他是谁？他的神态告诉她，这男孩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二

第二天清晨，天边的鱼肚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钟杨就起床上学了。因为他前一天回家了。从家里到美校需要一个多小时，除了坐车还要搭船。刚开始坐轮船还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在船上得呆四十分钟，的确是很难捱的。在船上，每天都能碰到美校走读的学生，可素不相识也没有说话的机会。下船后翻过江堤还要坐汽车才能到达美校。

这天，学生要在礼堂开校会。钟杨一进校门便向礼堂跑去。走入礼堂，他看见里面黑压压的人头攒动，全校的学生都在这里。钟机寻找着座位，他感到大家好象都在注视自己，不由得有些怯场。

他见离门口不远正好有个空位，便坐了过去，问旁边的一位同学是开什么会，同学指着前面的舞台说：“今天要表扬和批评一些同学。”

“噢。”钟杨觉得“表扬”这个字眼对自己已有些陌生了，也许好久没有被表扬的缘故。

“他叫庄伟，是学生会主席，今天由他主持会议。”这位同学显然很热情，又指着台上的一个男孩说。

钟杨仔细打量着舞台上麦克风前这位叫庄伟的学生，在聚光灯的照映下，显得英俊潇洒，气度不凡，很有男子汉的魅力。

“他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不仅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还是女孩心中的‘白马王子’。”这位同学大概是高班的，学校的新闻知道得不少，他不厌其烦地在钟杨耳边小声介绍着。

“是不错。”钟杨对庄伟的确很感兴趣，只见他谈吐自如，很有魄力，难怪女孩们为他倾倒。

庄伟宣布了三好学生名单后，由校长给他们发了奖品。接着一位女孩走上台宣读获得奖学金的同学名单。

这位同学碰了一下钟杨说：“瞧，她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伊蕾，最近传闻庄伟在和她的一位好朋友谈恋爱。”

钟杨边听介绍，边看着台上。这是一位富有朝气、有浓厚的青春色彩的女孩，她口齿伶俐，具有演讲的风采。越看他越觉得好眼熟，这位伊蕾不就是昨天在山坡上画画的女孩吗？原来还是个文艺部长。正想到这儿，学生科主任宣布“警告”处分。钟杨关注地听着，没有想到原来美校也并不安宁。

“这些人怎么办？”钟杨担心地问。

这位同学若无其事地摇摇头说：“不会怎么办。都是毕业班的，到时候照样发毕业证，照样分配工作。”

“你是毕业班的吧？你叫……？”钟杨问。

“对，毕业班的。我叫斯量。”

钟杨点了点头，他只是觉得美校的生活太丰富了。

开完会，已接近中午。钟杨觉得没什么事，便往校门口走。下午的课是自由创作，他只好自我安排了。穿过操场旁的画廊，见围着不少同学，正争拥看一则公告，有的喝彩，有的吵闹。钟杨上前一看，原来是谈恋爱的学生被学校处分了，有学生在这则公告旁贴了张“抗议书”，落款处留有一个圆形的印章，印章里刻的是一个嘴唇。钟杨觉得很新鲜，美校确实是太开放，太自由，太放纵了。

钟杨挤出喧闹的人群，出了校门，信步又向后山丘走去。他不由得想到，对五彩缤纷变幻万千的美校生活能适应吗？难道自己只有象现在这样束手无策的失意，甚至故意地逃避吗？

踏着草坡上柔软的毫无生气的枯叶，钟杨抬头望着空落的灰色的梧桐树枝，知道秋已将尽冬日就要来了。这块静悄悄的山丘，此刻变得光秃秃的一愁莫展，就象自己一样。草坡四周飘浮着莫名的烟雾，使人觉得万籁俱寂神秘兮兮。钟杨的夹克衫已经挡不住草地的凉风，百无聊赖之时他只好又回到美校，望着校园里看不习惯的塑像、油画广告设计和活跃匆忙的景色。他依旧处于迷茫的状态，象失恋的感觉。“唉！自己又没恋爱，怎么会失恋，莫非是被美校抛弃了？”钟杨情不自禁地摇头自语。

又艰难地过了一个星期。一天早上，钟杨刚进教室，同学就告诉他，陈莎莉老师要他到办公室去一下。他一听，感到突然而又茫然。直觉告诉他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在等着他。

钟杨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教学楼，脚步有些慌乱。进校以

来陈老师还是第一次找他，以往见面只是打打招呼。进老师的办公室他总是有些紧张和胆怯，这仍旧是初中生的毛病。他忐忑不安地敲开了办公室的门。

“进来。是钟杨吗？”声音是意料之中的，充满了力量。

“是。”他有些畏缩地走了进去。

“钟杨，走，一起到我寝室去。”陈老师说着站起身，领着钟杨又走出办公室。

钟杨见陈老师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知道要他做什么。陈老师的宿舍在操场的东面，一排平房的第一间。钟杨跟着走进去，只见室内摆设自然、协调又很艺术，俨然是一间画室。一位披发少女落落大方地坐在沙发上看书。

“薇薇，”陈老师一进门便向她说，“过来，你们认识一下吧。”

钟杨抬头看了看眼前这位女孩，好面熟，可是一时却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噢，我叫陈薇薇，你好。你就是新来的学生吧！”她没有一丝惊讶与羞涩，极其自然而友好地伸出了右手。这反而使钟杨有些不好意思。

“钟杨，她是我妹妹。比你大二岁。”陈莎莉微笑地把外套挂在衣架上，走过来说，“坐下呀，随便一点。以后薇薇就帮助你学画画，这儿就作为你们的画室，怎么样？”

“啊，太谢谢了。”本来不爱说话的钟杨，这时竟喜形于色，却又觉得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发觉，近来你总是情绪不好，画画也没什么长进，你爸爸又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我就想让薇薇帮帮你。她是我

们学校工艺美术班的，还有一年就毕业。”陈莎莉望着低着头的钟杨说。她知道他很为画画烦恼，平时，在教室里她留心观察到钟杨心事重重、焦虑不安的神情。虽然他年龄不大，但是举止却十分成熟，不象美校的学生那样有青春的活力，经常一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看得出他是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她倒很喜欢这种个性。

“太烦你操心了。”钟杨听了陈老师说的话，抬起头，感激地望着她。此刻他的确说不出更多的话，倒有些耽心自己能不能学好，而陈薇薇又会不会耐心地教呢？

“好，先回教室上课吧。”陈薇薇从钟杨身边站起来，穿上了一件牛仔外套。顿时钟杨嗅到一股浓重的油彩味道，只见那件牛仔袖套上沾了斑斑点点的颜料。他想，这大概是画油画时不小心蹭上的吧。

他们俩一同向教学大楼走去。陈薇薇像姐姐似的安慰钟杨：“别着急，慢慢来。今天下午就到画室来画画，我会让你赶上去的。”她觉得眼前的这个男孩是那樣的单纯善良，虽然只是刚刚认识，对他并不了解，可不知道为什么她认为他具有美校学生所没有的优点。她知道，他现在最需要的是鼓励和关心。

在二楼楼梯拐角处，他们分了手，陈薇薇的教室在三楼，钟杨的教室在二楼最后的一间。这天上课，钟杨学得特别专心。一上午的课很快就过去了。

三

上午下了课，伊蕾双手捧着几本资料书与室友叶菁和思雨一同回了寝室。她们三人住一间小寝室。

伊蕾坐在床头，把手里的资料往桌子上一放：

“真累。”

“你们看见那个新生没有？”叶菁躺在她对面的床上问。

“没有，听说蛮特别的。”思雨在桌前正给远在郑州的家人写信。她是从郑州考来的。脸上的酒窝、刘海通常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秀气。

“看见了，那天我在校后画画，他正从那儿走过。”伊蕾漫不经心地站起来，“买饭去。”

“他长得什么样？”思雨问。

“快说，什么样？”叶菁是从桂林考来的，个子稍高，披肩发，宛如琼瑶笔下的楚楚可怜的中学生。

“我也没仔细看，说不清他的模样，不过他的背影倒蛮清高的。”伊蕾拿着饭盒，皱了皱眉又问，“你们这周作业画完了没有？”

“我还有一张没画。”思雨的信已写完，显得轻松了些，